

独幕话剧

两兄弟

李才年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大哥元春是社里的作业区主任，弟弟元秋是牲畜饲养员，大嫂是毛猪饲养员。由于他们的思想感情不同，一天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：

大嫂给社饲养了几十头小猪，她为了使自己喂的小猪上膘快，以便获得奖金，就偷了元秋一块豆饼；元秋好喝酒，发现豆饼丢了后，怕人误会他换酒喝了，所以不敢再向社里请求，于是也偷了大嫂一桶花生油。这两件事，都被大哥看在眼里，他想了个巧妙的办法，使他们各自认赔了自己的错误。

两 兄 弟

李 才 华 著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富源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32开·17.000字·印数：1—10,100 1955年7月第1版
195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10090·368 定价：1.70元

K24
L30

独幕话剧

两兄弟

李才年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8年 沈阳



舞台設計 風 旗

时 間：1957年的夏天。

地 点：某生产合作社作业区主任郑元春家的院子。

人 物：郑元春：五十多岁，作业区主任（简称郑）。

郑元秋：四十多岁，牲畜饲养员，元春之弟（简称元）。

郑 妻：五十多岁，毛猪饲养员，元春之妻（简称妻）。

小 苹：十七岁，社员，元春女（简称苹）。

小 王：二十岁，社员（简称王）。

布 景：右面有三间房子，正面院墙靠右有门通猪圈，左面有门通马棚，院子左侧有井，井后有一棵大柳树。

幕 启：妻在忙忙碌碌地剥菜。

分一元四角五；你叔叔和你孀子在三队，受奖啦，一个劳动日分了一元五角七。媽可是照数都交给伙中了；你孀子他們呢，不是留了五十多元的后手嗎？

萃：那不是我爹分給孀子的么？那天开家庭會議，我爹說：“在队里受奖的人，在家也得受奖，这样做是合理的。”

妻：什么合理不合理，我看管怎么你也得长点心眼，人家沒男沒女的怕什么，咱这一份，你呢，也快結婚啦，你哥哥也快娶媳妇啦，还没有个房子，你說哪不得錢哪？

萃：媽，新社会办喜事简单，那用花多少錢！你忘了我爹常說要勤儉办社、勤儉持家嗎？

妻：管怎么勤儉，你还能光着腚結婚么？你哥哥娶媳妇还能往猪圈里娶么？

萃：媽，你就放心吧！到那时候如果真沒錢，我二叔能在一旁看着？

妻：你二叔？哼！

萃：是啊，他有时候生你的气，是因为跟你有意見。

妻：有什么意見？那还不是因为我不給他錢买酒喝！

萃：他好喝酒，咱得慢慢劝他，你也不好成天的嘟嘟嘟的呀！

妻：“家里有个嘟嘟虫，到老不受穷”。我就这样嘟嘟，八股繩还拧不到一块哩；要是不嘟嘟啊，这个家早就散架子了。那天你二叔告訴西屋你大娘說，他吃亏了，掙的錢还得养活咱这一份，就这样还能弄到一块儿么？

萃：你好！你怎么当我大娘說：小萃也毕业参加生产啦，三个人都能掙錢啦，要是分开真是吃香的喝辣的！还說二叔……

妻：（气）好啦，好啦，我不对！你爹对！你孀子对！你叔叔对！还不行嗎？

萃：媽，你看看我跟你說閑話，你生的什么气呀？你把臉放下，你笑笑，你笑笑！我唱歌給你听：“东方紅，太阳升……”

妻：（笑）死样！

萃：哎，媽笑啦，媽笑啦……

妻：你該上哪就上哪去，別在这气我！

萃：（調皮地）我这就走。媽，我上社里去拿药，等老母猪下崽的时候好使噢哪。

妻：好吧，快去快回来！（小萃剛走到門口）小萃啊！就便跟你爹說說，能不能給咱撥点豆餅？

萃：撥豆餅干什么？

妻：小猪要是下多了，不給点好吃的，能长起来嗎？

萃：媽，你攢的那些花生餅呢？

妻：你呀，白念一肚子書，怎么心眼是个“实葫蘆”的！你忘了开大会告訴，要是猪喂得好能得奖嗎？

萃：媽，我的心眼是个“实葫蘆”的，可你的心眼也太空空了！叫我說趁早別張这份嘴啦，飼料是計劃供应。（跪下）

妻：（自語）計劃供应，計劃供应的，喂牲口的豆餅怎么一車車的往这拉！猪就算倒霉啦！（幕后傳來牛犢子叫声，妻跑到牲口圈門口看看）哎呀，小牛犢子开啦，該！死醉鬼，我再叫你成天不在家！小牛犢子啃豆餅，啃！啃！都吃了我才解恨啦！（又去剥菜，忽然想起）豆餅？对，弄点豆餅好喂小猪。（进牲口圈慌慌張張地偷了一块豆餅。搁在这儿不好，搁在那儿也不好，最后决定搁在墙外）叫人知道了說我偷社里的东西怎么办？（一頓）这也不算偷：拿社里的东西，喂社里的猪，这怎么算偷？（又想了片刻）哎呀，不好，这事若叫小萃知道了，这个丫頭还能讓份么？这要是張罗出去，我这个老臉往哪儿搁呀！不好。（又去拿豆餅，想送回去，这时后台傳來那声：“老二呀，上哪去啦？牛犢子开了，喂！喂！”牲口声。妻一听慌張起来，就便將豆餅搁在窗前，又把窗前的衣服拿下蓋上，嘟囔着。猪叫声。）

妻：这些挣命的猪，沒有底了，就算喂不飽了。（向后喊）你別叫

喂，我这就喂你。咳！这个活真是“半夜捡个碾花”——扔也舍不得，拿也拿不动。

（郑上。）

郑：（逗趣地）拿不动我帮你拿——可得往社里拿，要是往家里拿，我可不帮忙啊！

妻：你别瞎逗弄嘴了，我说你这个当主任的还管不管点闲事了？

郑：正经的事情我都管不完，还管闲事！

妻：那么这二十多头猪，你还叫不叫我们娘俩喂了？

郑：谁说不叫你们喂了？不光要喂，还得好好喂。

妻：一头猪就给这么点饲料，当点心吃也不够啊！你叫我喂大腿呀？

郑：饲料不够？你还是没想办法吧。

妻：有什么办法，除非去偷。

郑：偷？偷可是犯法呀！

妻：看偷谁的，要是偷社里的东西，喂社里的牲口，不往腰里揣，就不犯法。

郑：那也犯法。人家队里包工，各副业组也包工，谁让谁呀！要是偷了，也得把你拉到台上坦白坦白。

妻：坦白坦白……（不安地）你……要把谁拉到台上坦白呀？

郑：谁偷就叫谁坦白……你害的什么怕呀！你也没偷。

妻：（放心地）好啦，好啦，你别跟我囉嗦啦。你说能不能给我攒点饲料吧！

郑：要攒我看这么攒：牲口的活挺重，不多加点料实在顶不下来，把喂猪的饲料攒点给喂牲口的吧！

妻：你说的可倒好听！多亏咱俩还是两口子，要是外人哪，你还能怎么办呢？（墙外猪圈圈声。和郑边说边走）你呀你呀，一点好差事不能找给我干。（幕后声）圈喂！圈喂！圈喂！

郑：（望着妻的后影，自语地）你呀，成天价说话就把你累死啦！（发现

晒的衣服掉在地上，想去拣起来，拿起一看）啊，豆餅？噢，怪不得她剛才那么慌張啊！（想要拿走，但一想又放下，把衣服盖上。这时小王从牲口圈門口拿着一个小水桶，气呼呼地上。郑急忙又把衣服盖好。小王斜着眼看了郑一眼，不語，去打水）

郑：拉几趟了？小王。

王：才拉一趟，我这就卸牲口。

郑：現在正是积肥要紧的当口，你怎么不拉了呢？

王：牲口吃不飽能干嗎？早起我套牲口的时候，槽子里头一个草节也沒有，走在半道牲口东一口西一口直咬道，肚子都餓癢了，这是喂牲口嗎？这分明是看哑巴牲口好欺负！

郑：你不好給他提意見嗎？

王：提意見？他是你的兄弟，你都說不好他，咱还有門儿！

郑：我們家老二是不是跟你有意見呢，我怎么听說你罵他？

王：我就罵他是个酒鬼，別的什么也沒罵，你不信問問他去。

（幕后妻声：“憑着食不吃，在那磨！圈哩！圈哩！”走到門口，对郑說：“孩子他爹，你可倒好，像个竹竿似的，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，你就不能帮帮忙，在圈里堵堵！”）

王：猪出来啦？

妻：可不是，那个死花腰子，一点不上食，成天的跳圈。我啊，算失主意了，什么差事不好找，找这么个差事！

王：我跟你俩堵去。

妻：还是大兄弟，真有个眼神，等嫂子給你保个媒，說个俊媳妇。

（二人下）

（郑到牲口圈去。靜場片刻，妻与王上。）

妻：喂猪这个死活就不叫个活，連一件干淨衣裳都不能穿，总象老母猪打泥似的，要是好天还强点，下雨阴天哪，那算遭了罪了！

王：存那么些錢做什么，不好买件雨衣，买双水鞋？

妻：上哪弄錢哪？头年分紅那几百元錢，这眼瞅着半年啦，除了大人孩子添补点衣裳，灯油、火炭、油、盐、酱、醋，人来客去的，哪不得錢哪！再說也好盖房子啦，你大侄女也快結婚啦。

王：沒有人跟你借，你害的什么怕！还說沒有錢，我看見昨天光二哥就开了十五元的餉。

妻：你二哥开了十五元？

王：啊，二嫂大概是八元，这就是二十三元。加上你和主任的这不是四、五十元啦！还装的什么腔，做的什么势啊！

妻：噢，怪不得的啦！

（幕上。）

郑：小王，你的牲口叫我給你卸啦，要是不拉泥，我給你找点活吧！

王：好啊，干什么活呢？

郑：我看这个牲口不想办法不行，我去发动歌伙的小学生，你領着去割草喂牛，这样不但不耽誤干活，还能长膘，也能省飼料，你看怎么样？

王：对，这是个好办法。我这就去拿鐮刀。（下）

郑：小萍她媽，你看沒看見她二叔，这一早晨又上哪去了？

妻：那还用說，昨天开了餉，今天还不得喝八遍！

郑：他哪儿来的錢？

妻：你当象你呀，死心眼，直腸子，人家早就留了心眼了。昨天开的餉錢他一个子儿也沒交。花吧，可勁花！反正是王小看牛——不往好草赶了。明天我也花，买它两个大燒餅吃！

郑：（笑）他沒交給你嗎？

妻：交給我？我算老几！人家不是有老婆嗎？我說她孀子回娘家的时候，沒跟我要錢哪！弄了半天这个老婆早有私心了。

郑：你別見了旋风就是鬼，她孀子不是那样人哪。

妻：你呀，白活五、六十岁！我看哪，你趁早打譜吧，要是实在弄

不到一块儿，就不如分开。

郑：分家？

妻：不分也捆不到一块儿了，全家五口人，八条心。他叔叔成天醒了不醉，醉了不醒的；她嫂子自从当上组长可倒好，推了饭碗就走，家里家外，锅上锅下她算不管了。你呢，就算死在社里头去了；丫头也是那号货，不让人张嘴。你说这个日子还有法混吗？

郑：叫你这么一说，咱这个大份分完了，小份还得分？

妻：小份分？小份跟谁分哪？

郑：你不说我也不好，丫头也不好吗？这不咱俩也得分，和丫头也得分吗？

妻：你再别拿这一套来吓唬我啦！你当还是在早年，离了汉子就不能活了。现在有合作社，我能劳动就饿不死！

郑：那么合作社要是搞垮了怎么办呢？

妻：合作社还能垮？海水干了，合作社也垮不了！

郑：要是都象你这种思想，合作社不愁不垮。

妻：（不耐烦地）你该上哪去就上哪去，别在家气人了！（又去喂猪）

郑：我这就走。

（小革拿着药水瓶匆匆上。）

郑：老母猪马上就要下崽了吗？

革：嗯。

郑：哪一个？

革：两个都要下了。

郑：噢。这些日子你妈喂猪的饲料够不够？

革：怎么不够！该喂多少还喂多少喂，就是青菜不跟趟。

郑：今天下晌小王去割草喂牲口，我看你跟他们一块儿去拔野菜，要多想办法给国家省点饲料啊！

革：好，我去。那么车呢？

郑：等小王那头牲口喂饱了，就赶那輛車吧，我去发动小学生去。（下）

（妻拿着水桶上。）

妻：你这个丫头管多咱办事儿就是沒有脚后跟，上社拿葯水怎么才回来呀？

萃：走在半道上遇見老孙大叔的車停了，我帮着控車啦。你看把我的大腿还碰了一块皮去。

妻：該！我再叫你家里懶，外头勤，人家的活不累人，你管他那些做什么？

萃：媽，你說他那不是咱們社的車么？

妻：是咱社的車倒不錯，他掙錢往他腰包里揣，还能給你几个买花戴？

萃：你看媽說的，都是一个社，怎么分的这么清楚呢？

妻：都是一个社怎么的，你那个酒鬼二叔和那个小老婆，和咱还是一家呢，怎么还分心眼呢？

萃：我二孀和我二叔可不一样，她……

妻：她比我好，我不好，这些話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啦。快去看看老母猪吧，我去拿条麻袋装点草，給它絮絮窝。

（萃下。妻剛想去藏偷的豆餅，幕后嬌喘。有人喊：“供销社来了一批副庄貨，大减价，社員們快去买吧！”）

妻：（向幕后）張同志，張同志，都什么东西减价呀？

（幕后声：“洋袜子、手巾、香皂、洗脸盆、衬衣……”）

妻：有沒有水鞋呀？

（幕后声：“有。”萃从猪圈門上。）

萃：媽，快点，快点，老母猪下崽了！

妻：啊，下了！那可好！（跑回来一想又跑回去，向幕后）張同志，多少錢一双啊？

（幕后声：“比以前幾三角錢哪！”）

妻：哎呀，賤三角，賤三角，得去买一双！

萃：媽，你快点，你快点呀！

妻：供销社大减价，水鞋賤三角，我得去买一双。

萃：媽，你不能去，我一个人看不好啊！（又回猪圈）

妻：（跑回向幕后）張同志，張同志，我没工夫去，你給留一双吧。

（幕后声：“不能留啊，留了别人有意见，要买就快来吧。”）

妻：这个小張，越学越坏，奸死啦。一会儿这不卖完了么？我得去。

萃：（上）媽，你还磨蹭什么？两个老母猪都下了，你倒快点呀，快点呀！（又回猪圈）

妻：这个死老母猪，早不下，晚不下，单赶这个节骨眼下崽儿！

萃：（又上）媽，都下两个啦，老母猪也不老实，你倒快点呀！

（元喝了二两酒，但是没醉，都念着上。）

元：他媽的，管什么都减价，就是酒不减价，酒要是减价，管怎么的我也打它二斤。

（妻看了元一眼，没吱声。）

妻：我管怎么的得去买双水鞋呀！

萃：媽，一双水鞋賤三角錢，“踢蹬”一头小猪多少錢哪！你快点吧！（拖妻）

妻：咳，你說这倒霉不倒霉死了！（欲下）

元：嫂子啊，錢給我，我給你买吧。

妻：我还不放心呢，別把我的錢拿去喝酒了。

元：你真門縫看人——把我看扁了！別說我不能去喝，就是去喝，三角两角的酒錢，怎么还花不起么？

妻：哼，喝酒喝酒的，我买水鞋是正經用項。

萃：媽，快点呀，快点呀！（拖妻拖走）

元：（望着妻的后影）那么厉害干什么！当家奶奶算个什么！你想买水鞋，我还想买雨衣哩！（走到井边的大树下，又拿一張草包鋪

好，慢慢地躺下来)这个活怎么干？屬豆餅的，又挨夾，又挨擠。剛才除了二兩酒喝了，渾身也暈道道的。好吃不如餃子，自在不如倒着，管他三七二十一的一睡解千愁。

(革与妻揉着手上。)

妻：这个大老母猪下了十八个，那个小老母猪下了……下了多少来？

革：十五个。你看看把你乐的，数都記不住啦！

妻：对，对，一共是——三十三个，你算算，这要是都活啦，能掙多少分啊？能得多少奖励呀？

元：这回可发了，能掙一千分，能奖四十个小猪。

妻：我說他二叔，你跟誰过不去是怎么的！

元：小猪剛才下出来，还不定死活，就算計掙多少工分。好家伙，玄啦，你这个資本主义思想比那卖酒的老王太太还厉害！

妻：小猪崽下的多，是我飼弄的好，社里有規矩，我就應該多得奖励，怎么，这不对么？

元：不是。嫂子啊，咱們飼弄的好，下的多，不用你算計，到时候了你放心吧，社里一个也不能少你的。这多亏叫我听見了，要是叫別人听見，大牙笑掉了，二牙也得笑丢了！

妻：我不过是跟孩子鬧搞牙，叫你見笑啦。

元：这不是吹的，我从接手喂这份牲口，活計干的也湊付，下了好几个牛犢子，你看我多咱提出来工分多，工分少的？

妻：你不但沒提工分，你連那活怎么干的也沒提过。

(幕后小牛叫。)

革：(跑到牲口圈門口望了望)哎呀，二叔！那个小花牛犢子又跑出来了。

元：这个下湯鍋的貨！(坐着喚牛)回来！

革：二叔，你还不赶快攆去！

元：（仍坐着吆喝）回来！

妻：（急）你的屁灌上铅了？你真成了瘸子打围——坐着喊了，要跑咱菜园子里头怎么办？哎呀呀！我在园里还栽了十好几棵葫蘆，要是叫牛吃了怎么办？你还不赶紧攥攥，你就坐在这儿吆喝，能回来么？

元：这个小牛犢子，就得这样訓練它，一吆喝就回来才行；要不是成天的攥，你就不用喂牲口啦。你爱去你去追吧。

妻：你不好拿繩子拴起来呀！

元：哪有繩子！叫我拿裤腰带拴哪？我的裤腰带也不行了，象竹竿一样，一节一节的。

萃：哎呀，哎呀！上高粱地啦！（喊着牛跑下）

元：别看小萃的脾气不好，心眼可好使唤，到底替叔叔去追去了。

妻：我們娘們就是这么个直性人，不能象有的人那样，心都长到胳肢窝去了。

元：我多会儿也沒說嫂子的「心眼」坏过，就是有一半回我跟你耍錢，你不痛快，我才有点意見。

妻：那是你惹的我。他二叔啊，你的「心眼」也应当明白点，这个家可不是我一个人的。

元：我明白什么，我就明白燒酒多少錢一斤。

妻：你早晚就得死在酒上！

元：那么你說，我这一年挣五百多元，就不應該享受享受啦？

妻：光講享受不行啊，你得好好干活呀！

元：好，明天我就好好干活，今天就喝这一頓，你借俩錢給我吧！

妻：你自己沒有錢么？

元：我哪有錢？我腰里要有一角錢，我也早走了。

妻：那么，你关的十五、六元餉錢弄哪去了？

元：他孀子不都交給你了吗？

妻：鬼看見誰交錢給我啦。

元：那个錢也沒到我手啊，他孀子說她一块領下来交給你丁。

妻：我可沒看見。他二叔，这可是你亲眼看見的吧，就这模样能混到一块儿么？

元：（奇怪地）哎，她不能留啊，不是交給我哥哥啦？（去樹下躺着）

妻：也許？你問問你哥哥吧，哼，这笔錢要是弄沒下落啦，可得把大舅請來說說。

（王拿着鐮刀走上。）

王：二哥，你打算怎么的？

元：我啊，我打算睡覺。

王：头会儿主任怎么告訴你的，不叫你回家喂牲口么？你怎么还睡覺呢？

元：不是晌不是夜的，喂的什么牲口啊！

王：不是告訴你，我和小萃領小学生去割草么。

妻：小王，俺小萃可不能給你們割草；这些猪就我一个人可喂不过来，我們是喂猪的，可不是喂牲口的。

王：不，大嫂，主任叫小萃跟我們一起去采野菜喂猪。

妻：就她一个人能采多一点呀？

王：我們大家割完草，都幫她采野菜。

妻：那可好，小萃这个死丫頭去哪啦，攆小牛攆死啦，怎么还不回来？（朝后喊）小萃！

王：不着急，牲口還沒喂飽呢。

妻：他二叔，你赶紧喂牲口去吧！（向王）我去給小萃找鐮刀去。
（进屋）

元：小王，你違犯社里劳动紀律，該怎么办吧？

王：我？

元：天还不到十点鐘，你为什么把牲口卸了？

王：哎呀呀，你还学会扣帽子啦，我問問你，今早起牲口喂飽沒喂飽呢？

元：牲口沒飽？它告訴你啦？人家別人的牲口，怎么都吃飽了呢？就你的牲口吃不飽？

王：別人的牲口你敢不喂飽么？你是欺負我熊啊，你跟我有意見你就明打明來，也不能拿牲口撒氣呀！

元：你还熊？我看你比龍還能。（朝牲口圈門下）

（妻从屋里拿出一把鐮刀上。）

妻：小王，這把鐮刀都鏽啦，能使喚么？我看你給磨磨吧。

王：好。大嫂，我剛才从供銷社門口走，看見你家二嫂子買了这么一大包東西。

妻：東西？什麼東西呀？

王：誰知道，看樣子就象買的布。（接過妻的鐮刀下）

妻：（自語地）那还用說，准是給她媽買送老的東西。咳！這個家沒法往一塊兒捆啦！這個老東西，成天的說她嬌子不能，等他回來，把事實擺給他看，看他還有什麼話說！

元：（上）嫂子，我那門旁擱一塊豆餅，怎么沒有了呢？

妻：沒有啦？不知道！再說，管誰也沒來呀！就是小王來過兩趟，你哥哥來過一趟。

元：哎，怪呀，怎么沒有了呢？

妻：這個院也沒有外人，你說誰能偷？你不是擱忘地方啦？

元：你別看我好喝酒，這點事情不能忘，就擱在門旁了。（說完滿院子找，妻擔心地站在窗前不動。）

妻：你滿院子找什麼，怎么還能叫我偷了啦？

元：那哪能呢，一家人還能偷一家人么？我想也許擱忘地方啦！

妻：頭回小牛開啦，不是叫小牛吃啦？

元：小牛還能啃硬豆餅？